



禾林小说

HARLEQUIN
一世情缘系列

批发新娘

黛依·赖可蕾 著 林玫君 译

A WHOLESALE ARRANGEMENT · DAY LECLAIRE



现代出版社

一世情缘系列

批发新娘

A WHOLESALE ARRANGEMENT

作者：Day Leclair

现代出版社

图字：01—96—093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批发新娘/()赖可蕾(Leclaire, D.)著;林玫君译. —北京:现代出版社, 1996. 8
ISBN 7-80028-339-9

I. 批… I. ①赖… ②林… II. 中篇小说-世界 W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15721 号

一世情缘 系列

批发新娘 *A Wholesale Arrangement* Pi Fa Xin Niang

原 著：黛依·赖可蕾 (DAY LECLAIRE)

译 者：林玫君

出 版：现代出版社 禾林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
(北京安外 安华里 504 号. 邮编 100011)

责任编辑：张俊国

印 刷：北京煤炭印刷厂

经 销：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×1092 1/32 6 印张

版 次：1996 年 8 月第一版 199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15000 册

Harlequin®, 禾林, 及 Joey Device (谐角图样) 商
标为加拿大商哈利奎恩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所有。

非经著作权人同意, 任何人不得重制、抄袭或转
载本书全部或部分内容、或为其他侵害著作权人之行
为。

本书情节、人物皆属虚构, 如有雷同, 纯属巧合。

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Under Arrangement With
Harlequin Enterprises BV

书 号：ISBN7-80028-339-9/I·078

定 价：6.20 元

主要人物

康安琪：康氏食品批发公司的女继承人，27岁，金发棕眸。个性好强，自尊甚高。

汤托尔：挪威移民，身材魁梧，声大如雷。拥有多家农产超市，外表冷酷，内心感情充沛，是一个成功的商人。

汤雷奈：汤托尔的弟弟，和哥哥一同经营汤氏连锁超市。

罗娇婷：汤雷奈的妻子，和康安琪是无所不谈的好朋友。

米杰：米兰餐厅老板的长子，意大利后裔，风流倜傥，对康安琪有情，可惜落花无意。

米凯撒：米兰餐厅的老板，和康家世交，也是康家的客户，把康安琪当女儿看待。



“你说她怎么了？”

汤托尔猛地站起身来，把椅子踢到一边，他魁梧的身躯使得室内所有的人和物，都显得十分渺小。他巨大的手掌用力拍在面前的办公桌上，身子往前倾，恶煞似地咆哮道：“康安琪她怎么了？”

雷奈一点也不屈服在他哥哥的盛怒下，把穿着邋遢球鞋的两只脚，跷在光亮的桃花心木办公桌上，毫无惧色地回答说：“你听到我说的话了——安琪哄抬价格，你知道‘哄抬价格’这句话的意思吧？那就是说，当一方置另一方于财务不利的地位，占便宜……”

“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。”托尔反击道：“你得拿出证据来才算数，你知道‘证据’这句话吧？就是说，当一方要指控另一方时，必须提出的书面证明。”他将凶恶的目光转向雷奈身边的同伴。“老洪，你老实说，还有些什么事？最好是好事。”

老洪是个50岁开外的心腹员工，他紧张地抬起手，往后梳了一下逐渐花白的头发。

“我想，称之为‘哄抬价格’，也许有些言过其实。”

雷奈不以为然地发出一声鼻息，将椅子跷起来坐，仅由两支椅腿支撑在地面上。“哼！如果康安琪是无辜的，那太阳就是打西边出来的。”

托尔反手将他弟弟的腿由桌面上扫下来，使他跌跌撞撞地扶着桌缘，以防跌倒。

“让他说完，否则你就得把太阳吞到肚子里去。”他警告着雷奈，也不管他像耍特技似的，试图站直身子。“老洪，说下去。”

老洪清了清喉咙。“哄抬价格意指康小姐的所做所为都是故意的，这点，我们并不确定，我想，也许这中间有些误会。”

“误会？”雷奈说，“现在安琪算给我们的价钱，比她父亲尼克在六个月前的卖价，足足贵了一倍之多，这还算是一点点的误会吗？”

老洪费力地咽了一口口水。“我想也许……是吧？”

“我想，也许不是！”托尔望着他弟弟。“我要的是证据，证据呢？”

“你要证据？好！我给你。”雷奈将一本厚厚的，上面注明康氏农产品批发公司的档案丢在托尔的办公桌上。“这些就是你要的证

据，这是我们一年前，也就是康尼克过世前六个月的进货发票。”

托尔坐下来，拿起档案仔细检阅，所有甜蜜及痛苦的回忆都涌上心头，那些他宁可忘掉，却挥之不去的记忆。“这些都是我们和康氏公司所签的合约刚生效的那个月起买的货？”

“对的，而这下一个证据……”雷奈又丢了另一个档案在桌上，它旋转了一圈。“是七个月前，也就是尼克去世前一个月的单据，你会发现，价钱已经小幅度调高了，但是，大体上来说，也都在能容忍的范围之内。”

“生菜和黄瓜都涨价了，那是在12月中旬发生的事，不过当时加州中部的霜害以及墨西哥的大雨，都足以解释涨价的理由。”

雷奈的目光变得更无情了，他将最后一个档案扔在桌上。“这是上个月的发票，也就是我最后肯定的证明。”

托尔不看也知道那会是什么，但他还是拿起来看了，而且果然是他最怕看到的。

“该死的。”他沉坐在椅子上，闭上双眼。安琪，为什么呢？难道我们就不能好聚好散？你非得打击我不可吗？

价格涨得简直离谱，就算通货膨胀，都
不足以构成如此巨幅上涨的理由。不！这和
生意无关，愤怒像水银般快速地在体内流窜，
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线，极力控制自己，心想，
安琪对激怒别人总是最在行的。

“还有一些。”雷奈递给托尔一张曲线图。
“我把过去 12 个月来的基本采购，和去年同
时期的做个比较，制成图表。以生菜、马铃
薯之类，我们自己零售并且每天供应给米兰
餐厅的东西做为基准。”

托尔看着表上直线上升的红线。“自从尼
克过世以后，价格就一飞冲天。”他将图表丢
在桌上，看看老洪，又转向弟弟。“我们不能再
让这种情形继续下去了，你们说该怎么做？”

老洪首先发言。“你们是知道的，她是个
女人，我想这也许有点关系。”

兄弟俩不约而同地看着他，托尔望着紧
张的老洪，不耐烦地问道：“所以说？”

老洪皱着眉头。“我也不知道，女人干这
行，总是不太对，不过我们是不是最好先查
证一下，以免冤枉好人？”

托尔考虑了一下，安琪应当不会这么做

才对，但事实摆在眼前，还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呢？

“他说得对。”雷奈勉为其难地让步。“我们在采取行动前，是得确定一下。”

“我也同意。”托尔想了一下，然后说道，“叫我的秘书打个电话给康氏公司的竞争者，打探一下价格，别提我们公司的名字，比较一下香蕉、草莓和生菜的价格。”

雷奈挑了下眉毛，“妙计，如果他们给我们的价钱，比康氏公司给的还低的话，我们就能确定安琪是在哄抬价格了。”

“老洪，”托尔很快地指示说：“你立刻去处理这件事。”

“谢了！”托尔等到和弟弟独处时，马上便问：“好了！把那些你不愿意当着老洪面前说的话告诉我吧！”

“没什么能逃过你的法眼。我听其他零售商说，出毛病的不止是价钱，品质也下降了。”

托尔瞪着眼睛，“难怪最近有四个不同的批发商都打电话来抢生意，而且条件都很好。”

“可惜我们无福接受，至少在和康氏契约有效期内，我们都不能向别人买货。”雷奈眉

头皱成一团，“如果我们向别人买的话，就失去米兰餐厅这个大客户了。”

托尔翻一翻桌上的档案，旋而断然合上。“我们当初之所以会和康氏签约，就是因为我们能从供货给米兰的连锁店上赚一大笔钱。可惜，我们的合约是和康氏立的，而不是和米兰签的，为了要保有米兰这个客户，我们只好和安琪打交道的。”

“我们能不能甩掉她，直接和米兰做生意呢？”

托尔摇摇头，“一年前我已经试过一次，尼克过世后又试了一次。凯撒说得很明白，他和康氏之间有合约在，对其他的安排都毫无兴趣。他和康家是世交，所以不可能向别人买。还好，大伙儿都有钱赚。”

托尔轻敲着文件，“你该注意到，过去几个月来，我们的利润已经没多少了。”

“我同意，绝不能付一流的价格，却买回二流的东西……”

“说得对。”他插嘴道，“如果事情在短期内毫无进展的话，要是我们还能在零售业保有名声，就够幸运的了，哪里还能够满足米兰餐厅这个客户。我们简直不用混了。”

门外传来的敲门声，打断了他们的谈话，老洪走进房里，他的表情已经说明事情的真相。“我想，哄抬价格也许是正确的字眼。”他悲哀地叹了口气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托尔锐利的目光扫向雷奈，“你应该睁大眼睛，注意这些事情的，怎么这么久才告诉我？”

“我总得等有足够事实证明才能说吧！你是要证据的，记得吗？”

托尔质问：“你是等证据？还是因为她是你老婆的好朋友？”

“别把娇婷扯进来——她和这件事一点关系也没有！倒是你和她的关系才是关键，我可不喜欢一天到晚说你未婚妻的是非。”

“是前任未婚妻。”托尔纠正他说，“那也不构成不告诉我的借口啊！”

雷奈怀疑地笑着说：“我按兵不动是想给她一个机会，换了你一定也是这么做。尼克死后，她接管康氏公司，还需要时间来学做生意的窍门！”

托尔把桌上的文件都扫到一边。“她做生意还没开窍，却先在我们背后捅了一刀。”

“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雷奈问道。

托尔站起身来，信步走到窗前，望着窗外西雅图繁忙的交通，他知道，别无选择。

“要不就解约，否则我……去找安琪谈谈。”

“有什么好谈的？”

托尔不理睬弟弟的不耐。“有很多可谈，比如说，我要问问她为什么要我们？我猜她要不是为了报私仇，就是没能力来经营这家产品批发生意。我非得找安琪谈谈不可。”

帐单、帐单、帐单，付不完的帐单。康安琪无助地看着堆在桌上的发票，心里阵阵慌乱。刺耳的电话铃响起，她拿起话筒。

“康氏公司。”她以专业化的声调轻快地回答。“我是康安琪。”

“我的钱呢？”对方一点都不浪费时间说客套话，开门见山地说。

又是那个恼人、没品味、摆脱不掉的“钱”字，由同样地恼人、没品味、令人讨厌的门口说出来。“想必是哈先生吧！”她说着忍不住把嘴角往下撇。

“正是在下！我的钱呢？别再找借口了，我运了一卡车的玉米给你，可指望你付钱的。”

她用坚定的声调反驳他，“你运给我的是一卡车烂东西。你没把玉米冷冻好，而且你的司机整整花了两天才把货运到。”

“怎么可能呢？我的农场距离你那里才140公里路呀！”

“你的司机为什么花了整整48小时才完成他的壮举？他是不是绕道夏威夷才来到这里的！货柜车尾的热气简直高得不得了，那些玉米运到这里，没被烤成爆米花就不错了。”

“小女孩，你少跟我要嘴皮子。”

安琪有五尺八寸高，她和哈先生从没见过面，否则他绝不会挑这个字眼来称呼她的。情况虽然不乐观，她还是忍俊不住笑起来，和这种人讲理是没用的，但还是得试试。

“哈先生，联邦检验员也来看过了，他同意我的看法，你运来的东西一文不值。”

“狗屎！你给我听着，你还没出世，我就已经和你爸爸做生意了。我肯与你打交道，是给你面子。别告诉我该怎么做生意，你要知道，这可不是你们女孩子玩的家家酒。”

“我完全赞同……”

哈先生说：“如果不付钱，我会让你后悔

一辈子，我才不管什么检查不检查的，我会让你臭名远扬。”

她马上坐直。名誉受损，对她目前的财务状况一点帮助也没有。如果父亲在世的话，哈先生就不敢丢这些烂货给她，这个念头让她深陷痛苦中，却又那么真实。如果父亲教过她这种游戏规则的话，她也不会陷入目前的窘境了。

她把手握成拳头，不过有件事情她可绝对有把握，如果她让一个供应商占她便宜的话，那后面的人将会前赴后继了。

“我拒绝付钱买烂东西，你不是唯一会耍手段的人。”

“你少逞口舌之威！你会乖乖付钱的，因为如果我把你不付帐的恶名传出去，你就别想在这行混了，我敢拿我脑袋打赌，没有人敢再送货给你的。”

“你根本没脑袋。别威胁我，威胁我的后果不会太好的。”她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“我警告你，今晚五点前，如果没有一张银行支票放在我桌上的话，我会让律师把你的银行户头清得比蝗虫过境还精光。听清楚了没有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掉，她绝望地喃喃自语。“他上个礼拜就清过一次，已经一毛不剩了。”

她盯着电话，也许她不该发脾气，不该对那个男人采取敌对的态度，不该让自己嫉恶如仇的个性显露在外。她低下头将下巴放在手背上，希望自己会记取这个教训。

安琪考虑眼前的景况，情势正快速恶化，越来越棘手。哈先生如果成功地散播谣言的话，将会让她破产。自己实不该如此处理问题的，与生俱有的干练、野心、魄力都到哪里去了？决不能现在让步，一定要善用天赋来打交道才行。不能坐以待毙，任公司毁在她手里。

她叹息一声，不得不承认事实。如果康氏公司是个缺口的堤，她十指也不够堵住裂缝，她已无路可走，如果不赶快游上岸，就会淹死，可惜她只会游狗爬式。让公司继续运转是当务之急，她要对父亲及自己证明，在男人的世界里，她一样能成功地使康氏公司屹立不倒。

她面对厚厚的发票，坚决发誓说：“爸爸，我不会让你失望，我总会想到方法解决的。”

她吸了口气，伸手去拿第一张发票。

“安琪。”

她抬起头来，旋即温馨地对米杰微笑，她正需要这个高大、黝黑、英俊，说起话来带着性感腔的男人做陪。“杰！真高兴见到你，进来坐。”

“我也很高兴看到你，你气色不错。”他踏进办公室内，环顾着四周，一副很困惑的样子。“可是，我坐哪儿呢？你重新装修了一下，是不是？看起来不太一样，很好，很好。”

办公室里可用之处，都堆满了无数的档案、发票和文件，她不好意思地脸红了，乱七八糟的景象，被天生风度十足的他说成是“重新装修”。

“坐这里吧！”她奋力将一大摞订购单从一张椅子上移开。

“不，不！”米杰惊叫道，皱着眉头从她手中接过那堆单据。“没关系，让我来搬。”他摇摇晃晃地将它们放在地上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望着她看。“还有什么要我帮忙搬的吗？”她瞥了一眼脏乱的地下，摇摇头。“你帮的够多了，谢谢。”

他笑了笑，走上前去，将她抱个满怀，浓